

獨幕話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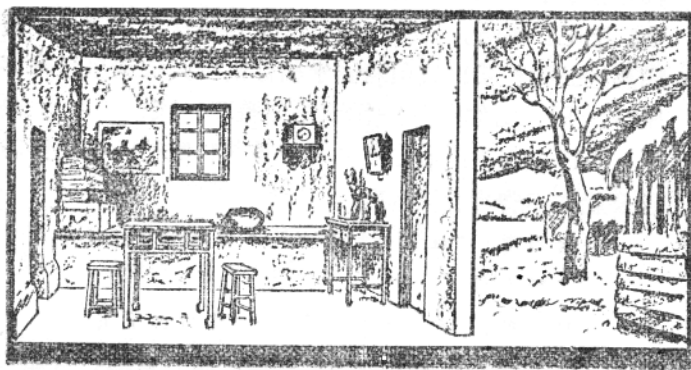
馬

王地常香閣
崔寶庫姜清文 集體創作

王地姜清文 執筆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





人物：常秀蘭：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女會計，二十歲，青年團員。
常守柱：秀蘭父，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，五十歲。
秀蘭母：四十五歲。
崔望華：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，二十一歲，青年團員。
王 策：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副主任，復員軍人，二十五歲，黨員。

時間：一九五五年冬。

地點：黑龍江某農村。

布景：舞台的左半部為室內，右半部為室外。左半部是房子的斷面，房右門通室外，房左門通內室。室內正面是炕，炕上有被格子等；地下有桌子、廚櫃、料桶、豆餅等；牆上有畫、擴音機等。室外門樓對房門，門樓左側有坍塌的土牆。台右角有棵老榆樹，樹旁有馬槽。遠處有隱隱地拖拉機站和一些鄰舍，並有有綫廣播的綫杆子及林叢等。

幕啓：天色將近黃昏，時斷時續地落着小雪。幕后傳來了時高時低的評馬價聲。少頃，常守柱上。

常守柱：評！評吧！反正……哼！咳！這小清雪，下起來就沒個完。（欲進屋，听馬叫，走到馬槽前）蘭子她媽，蘭子她媽！給小洋馬壓料沒有？（內無聲，常進屋）又熬

哪兒去了！（端出料拌上草，心有所思地）靠！靠！吃！吃吧！馬呀，馬呀！你是願意姓我这个常啊，还是願意姓公啊？唉！我頂着露水給你割草，披着星星給你壓料，雨天給你搭棚，雪天給你蓋草！唉！（馬打響鼻）哼！小東西，看你吃的那个香啊！吃吧！吃吧！若姓公就吃不着我姓常的啦！

〔台后聲：“社員們！吃過飯快回來呀！好接着開會評馬價！”

〔應聲：“好！哎！哎！……”聲漸弱下去。

常守柱：（對着聲音方向）開會，開會，說是自願，自願嘛還老開會。（給馬掃雪）唉！小東西，要給你評價了，完了你就姓公啦！我的救命繩啊，救命繩！……

〔崔寶華上。

崔寶華：（沒聽清話尾）對了，對了！爺們！我就是來借繩子的！

常守柱：唉！什麼哪？我是說我牙疼。

崔寶華：（一摸後腦勺，拉長音地）啊！牙疼，我說怎麼一眨眼工夫在會場上就不見你了！（諷刺地）哎，爺們！牙疼好受嗎？

常守柱：去吧！你他媽沒個正經的！

崔寶華：爺們！牙疼是這幾天沒大睡好覺吧？聽說一晚上你出去七八趟，是炕烙的嗎？

常守柱：這小子竟他媽扯蛋，你听誰說的？

崔寶華：嗨！我這是未卜先知，能眼觀六路耳听八方。爺們！从打建高級社，我就常听你……（學常嘆聲嘆氣）是想抱兒子嗎？是呀！沒兒子誰接續香烟呢！這事光你老可不行，那可得跟我大娘好好商量商量。唉！五十一還

抱个老“体希”呢！

常守柱：去，去！竟胡說八道，要有事就办有屁就放，別黏牙！

崔宝華：（伸手）我是來借繩子。

常守柱：沒有。

崔宝華：爺們，若是有就借使使，放在櫃里也不能下个崽。

常守柱：（一驚）你怎么知道我有呢？

崔宝華：沒有拉倒。別上火，上火会牙疼的。（向後轉，舉步要走）

常守柱：宝華！借繩子干什么？

崔宝華：我說爺們，你一天竟心思什么啦？咱們社明天不是要上山拉木头嘛！

常守柱：啊！都是誰的馬去？

崔宝華：那还用問嘛！你人思想進步，馬又硬实，能不讓你去？

常守柱：啊！

崔宝華：啊！怎么了？

常守柱：（掩飾地）沒怎么的，牙疼。

崔宝華：爺們！我看不是牙疼，是心疼，心疼比牙疼可难受哇！

常守柱：願呆就呆一会，不願呆就滾！

崔宝華：爺們，別生气！一会兒开会你得來呀！（下）

常守柱：（對準背影）从打吵吵建高級社，都不知姓什么啦，就不够你張罗的了。哼！等着吧！我入不入社还一斧子兩坎着呢！就先來“相对”上我的馬啦！（說着，給馬往槽裏拌小米）吃吧！吃吧！吃一口你得一口！（馬不吃）吃吧！（馬咬常一口）你也和我作对。（拿

起柳條子打馬，馬叫）我叫你咬我，我叫你咬我，吁！吁！

〔秀蘭母夾着“格布”急上。

秀蘭母：誰打我的馬呀？（見常）唉！我說你怎麼的啦，馬怎麼又惹着你了？

常守柱：（扔下柳條）唉！

秀蘭母：唉，竟沒氣找氣生，大雪寒天的，快進屋去吧！

（二人進屋）

常守柱：他媽的不通人性的東西。

秀蘭母：他通人性還不咬你了，竟找閑氣生。依我說還是入了吧！剛才我出去一探聽，人家都說土地馬匹歸公好呢。

常守柱：你懂得個屁！現在講的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，初級社一變高級社，馬一作價歸公，我這老天巴地的，能“標”過那些小年青的嘛！沒馬還指望着誰？指姑娘，她早晚是人家的人；指姑爺，在人家下巴殼底下端飯碗那麼容易！唉！雖說王策那孩子知情知理，可人家也有老有小哇！

秀蘭母：那你到底打算怎麼辦呢？

常守柱：搬家！往她大爺那搬。前幾天她大爺來信不是說了嘛，他們那還是初級社。

秀蘭母：叫我說，就是吃兩頓飽飯把你撐的，剛剛由糠團挪到米團，你就不知怎麼好了。你怎麼不想想當初你挑個破筐頭，我用破毯片包着蘭子，搬到這兒，起五更爬半夜那個難勁！可一下子過的像個日子樣了，你就窮“折登”！

常守柱：你这个“窩囊廢”，你也不想想，你当我願意搬哪？

由互助組到初級社，咱們的生活一年強起一年，再說在這住了這麼些年了，有房子有地，和老親少友总算處的不壞，和干部們處的都很熟，可……不搬能行嗎？（面帶愁容，咳聲嘆氣）

秀蘭母：怎么不行？你沒听王策說，高級社建成后，可以擴大生產，家家收入也就多了，……

常守柱：再多，拿不動腿，还不是干瞅着。

秀蘭母：真要搬？死冷寒天的，那么容易呢！再說這些盆盆罐罐令三八四的，小鷄小鴨的，可怎么个“搗登”法！

常守柱：小鷄小鴨沒法辦理，剝巴剝巴吃它。

秀蘭母：喲，真說的好听，那么容易侍弄大的。

常守柱：你們老娘們就是腸子短，小鷄小鴨的看見了，馬是細草細料喂的，眼看都要歸公了，……

秀蘭母：秀蘭要不去咋办？

常守柱：等她回來好好劝劝她！

秀蘭母：她那个犟勁像你一樣一樣的，我能劝得了哇，要搬那还是你自己劝她吧。（邊說邊拿圍裙進廚房）

常守柱：搬，（想一想）搬到那去這兩匹馬能保存住？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啊，早晚不也得走這條道嗎？不搬，不搬就得入，要不入在外邊是打什麼家什的呢？人家不說我落后嗎？唉，姑娘是會計，姑爺是社的一名副主任，我真背上落后的名……（苦苦想着）人家鬧的挺紅火，我這算是怎么回事！唉，我看還是悄悄一搬，……（母親開門帘）

秀蘭母：蘭子她爹呀，什麼怎么回事呀？

常守柱：沒什麼，牙疼。（母放下門帘回屋）

〔蘭子歡欣地上。〕

〔一個人在幕後對蘭說：“秀蘭哪，吃完飯咱一塊回來，上西社啊！”〕

常秀蘭：知道了！（站在院里）

常秀蘭：爹呀，評馬价你怎么先回來了？（進到屋里）

常守柱：牙疼。

常秀蘭：（故意給常聽）爹呀，你沒看哪，剛才評的可熱鬧了，孫老八的馬，大家給他評了二百七，他一揚手說二百六就行啊，還說：“听毛主席的話走社会主义的路，那沒錯！”爹，再說東頭老劉二大爺吧，把小牛犢子也牽去了。王策跟他說：大爺，你先別忙。這老头他眼珠一瞪就火了，說：你看不上我這小牛啊，你不叫我入高級社，我到毛主席那告你去！大家一听都笑了。

常守柱：嗯，（想着自己心事）人誰還不願意往好處奔呢，雀還往亮處飛呢！可是……唉！

常秀蘭：爹，你！啊，（故意給常聽）爹！這回咱們一變高級社，就更闊了，你听听咱們社的計劃，來年光開荒就是一百六十畝，還要修水庫，打井，開水田……

常守柱：嗯！嗯！

常秀蘭：（看常不理她）爹！你今兒个怎麼啦，臉色不大好呢？

常守柱：沒怎麼的，牙疼。（靜了一會）唉！蘭子，咱們搬到這多少年了？

常秀蘭：不是我四歲搬來的嘛，今年十六年唄！

常守柱：可真快，一晃十六年了。蘭子！你想不想老家？

常秀蘭：我這些年沒見着我大爺了，怎麼不想呢！

常守柱：說的是呢！我和你媽也都是土埋半截子的人了，猛大勁也沒幾年扑登頭了，家里的事也該謀划謀划。這幾天，睡不着覺，前前后后想個到：你呢，上無三兄下無四弟，就你這麼一個，將來有那么一天，爹也不能扛去一個馬大腿，……

常秀蘭：爹！你說這些干什么？

常守柱：你听爹說，咱們家的日子眼下雖說是不富裕吧，可总算沒欠人家的少人家的，這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給咱們的好處。可話又說回來了，你早晚是人家的人，爹老了是不想去累贅你們！甚么事可你也得替爹想想……

常秀蘭：（似乎明白地）爹！我早就替你想好了，咱們一變高級社，連人帶馬一入，我好好當會計，我呀！哪兒也不去，攔爹跟前一輩子……

常守柱：（苦笑）竟說傻話，看誰家姑娘在家呆一輩子，爹不是沒個打算……

常秀蘭：爹，你是怎麼打算的？

常守柱：是呀，想跟你商量的就是這個，我和你媽都核計好了，搬回老家！

常秀蘭：爹！你怎麼好好的又想起搬家來呢？

常守柱：唉！孩子，年輕人哪能知道老人的心情，人是越老對親人就越想，我這陣子時常就夢見你大爺站在我跟前；离家這些年了，那貴賤是一姓人！

常秀蘭：爹，咱們往那搬個什么勁呢，這兒高級社都快建成了！

常守柱：那兒早晚不也有啊！

常秀蘭：那何苦捨近求遠呢？在這兒生活的挺好的，我看還是別搬了！

常守柱：搬是得搬！

常秀蘭：爹，那我不去！

常守柱：（生氣地）不去？

常秀蘭：為什麼要搬家呢？

常守柱：為什麼？我算你得說出這句話嘛！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！

常秀蘭：爹若這麼說，我就不去！

常守柱：好，好！不去拉倒！就算我沒你这个姑娘！

〔母出。〕

秀蘭母：哎呀！這爺倆又怎麼啦？三句話不來就犢了！

常守柱：（對母）別理她！人家翅膀硬了！我早就知道指望不上了嘛！（暗示母去勸蘭子，常下）我要木餓去。

秀蘭母：蘭子，你爹這麼大年紀了，不管想的對不對，他總是為了咱們着想。別惹他生氣了，以後你要和王策結婚，媽再把你送回來。

常秀蘭：媽，我願意叫我爹生氣嗎？可我爹出的道對嗎？您說他要搬家，到底是為了什麼呢？

秀蘭母：還不是怕馬歸公啊！

常秀蘭：媽，馬作價歸公有什麼不好的呢？至少有这么些好處吧，首先能擴大生產，馬要不作價歸公，生產能發展嗎？就拿今年開荒來說吧，西院周老三就說什麼也不干，硬說怕馬累着。他不干可倒好，影響大伙少開八十垧荒。再說馬做價歸公，人干活也積極了，就說后院划

二算計吧，一年到头願幹就幹，不願干就“仰巴殼”往炕上一倒，全仗着他的兩匹馬吃租子；可沒馬戶拼死拼活干了一年，都叫馬租子給背去了，你說大伙生產能積極嗎？媽，一變高級社頂好了，人人有活干，家家都富裕，能干輕的干輕的，能干重的干重的，就拿你來說吧，還能當個嫖娼員呢！

秀蘭母：可也倒是呀，媽心里不尋思別的，就看見你們爺倆整天乐乐呵呵的，媽就心滿意足了。

常秀蘭：媽，我爹做的事就都对呀？媽，你得好好勸勸我爹呀！

秀蘭母：你當我願意搬嗎？你爹那脾氣是一條道跑到黑，誰能說的了！

常秀蘭：只要咱倆不走，我爹他也搬不了。

〔這時王策上。王聲：老李，你順便告訴一下前社上山的馬，今天評完了，……〕

秀蘭母：蘭子，剛才的事可別告訴王策，家醜不可外揚啊！

（母欲進裏屋。王上）

王 策：大娘，我大爺在家嗎？

秀蘭母：王策來了，你大爺剛出去。

王 策：大娘，縣里來了命令，不，是通知，上山拉木頭的馬明兒個一早都得到縣集合齊。你們的馬挪到今天評啦！

秀蘭母：（應付地，給王留空）啊，啊！你等着，你大爺一會兒就該回來了，我還做飯呢。她大哥，在這吃吧！

王 策：不了。

秀蘭母：在這吃吧！（進裏屋）

常守柱：（在院中自言自語地說着）都說東西往外借，借出就不想家，成了官用的了！

〔剛走近外屋門，聽見王聲，沒敢進，却傾耳偷聽。〕

王 策：（看情形不對頭）怎么？

常秀蘭：怎么？怎么也沒怎么的！（一甩離了策）

王 策：還甩得上了呢！

常秀蘭：你還有心思鬧呢！不知人家心里多難受。

王 策：我怎么能知道你心里的事呢？你也沒當我彙報彙報。

常秀蘭：都出事了，你還鬧。

王 策：出事了！怎么的了？

常秀蘭：（沒好氣地）我爹要搬家。

王 策：啊！大爺要搬家！這是怎么回事呢？大爺昨天不是還說要入社嗎？

常秀蘭：誰說不是，今天就變卦了。

王 策：搬就搬唄，要搬你就跟你爹去唄！

常秀蘭：去？我才不去呢。

王 策：不去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

常秀蘭：我有我的主意，反正我不能依着他。

王 策：你呀，你爹非讓你去不可，我看你怎么办？

常秀蘭：那呀，哼！

王 策：秀蘭，要沉住氣。照我看你爹搬家是假的，心疼那兩匹馬倒是真的。

常秀蘭：你怎么知道的？

王 策：當過偵察兵的眼睛，像探照燈一樣，這點小事還看不透！你沒看你爹這兩天唉聲嘆氣，就說剛才在會場

上，我回头一看，嗨！凉鍋貼餅子溜了。就說你現在吧，噉着个嘴，鼓着个腮，心里在琢磨什么我都知道。

常秀蘭：（笑了）把人家急的这个样，你还不着急不上火的，我爹不入社你臉上就有光彩了？

王 策：这光彩还不小哪，要真的不入啊，那大伙还不說呀：王策这小子就有嘴說別人，他自己老丈人不往前迈步他就没办法了！你說說这不是个难题。

常秀蘭：可是人家往南走，他也不應該往北飛呀！我真想不通。

王 策：你不能把建社事情看的那么簡單，你当三言兩語就解決問題了？拿剛才刘二算計說吧，不是牽馬就要走呵！

常秀蘭：我爹不能跟他比，他是組員，我爹是兩年多的老社員了。

王 策：虽說是社員，咱們这回一变高級社，土地馬匹一做价归公，这不是一个小事呀，这是要改变几千年來留下的私有習慣！就拿大爺來說吧，不只是怕馬作价归公，还在考慮年紀大了，勞動力弱，怕收入少；用馬补救不足吧，可馬又作价归公了，这問題多着呢！

常秀蘭：那怎么办呢？

王 策：和你爹好好講一講，讓他往远处看，咱們变高級社就是要挖掉窮根扎富根；不光咱們这輩子有好日子过，就是咱們子子孫孫也永不受窮。大爺虽說是明白人，可是馬作价归公的好处他还是沒看見，其实大爺搬到那里，早晚也还不得入社呀！唉，千万不要强迫呀，听他自

願。

常秀蘭：自願，他自願搬家我也跟他搬哪？

王 策：看看又來了，沉着點嘛！誰叫你跟他搬了？

常秀蘭：不，我看一定堅持鬥爭。

王 策：不過要注意方式方法，不能先和你爹鬧翻了。

常秀蘭：我看哪，你先和我爹嘮嘮吧！

王 策：對，嘮嘮。

〔寶華上。〕

崔寶華：秀蘭，秀蘭！王策在這嗎？（華上，進屋）啊，都在這兒！噢，唱西廂記哪！缺紅娘吧？可惜咱是男的，不然咱就去個紅娘。

王 策：這家伙真調皮！

常秀蘭：（笑）小該死的！

崔寶華：你們女的就會說（學女人樣）小該死的，還大願的，小挨刀的。還會說甚么？

王 策：寶華，套子準備怎樣了？晚上可以走嗎？

崔寶華：（正經地）可以，太可以了，不過萬事具備，只欠東風，腿都遛細了，三根繩子還是沒借着。怎么办呢？我的副主任。

王 策：（想予想）好，你听着，現在我命令你，到供銷社買三條繩子，晚間一定爭取出發。

崔寶華：（重誦一遍）是，現在到供銷社買三條繩子，晚間一定出發。

王 策：好，像個兵樣。

崔寶華：（對秀蘭）正好，你是會計，他是主任，一寫一批，嘿！咱就少跑一趟腿。

王 策：好，我一会給你取錢去。（華把策扯出門外）

崔宝華：怎么样了？

王 策：要搬家。

崔宝華：搬家！你沒跟他講講高級社的优越性？

王 策：我還沒有見着他呢！

崔宝華：这老头躲到哪儿去了？（湊到秀蘭跟前，做出滑稽的樣子）秀蘭，这若一搬家，你們倆……

王 策：哎！宝華別扯了。秀蘭要沉住气呀，等大爺回來好好跟他嘮嘮。（二人下）

常秀蘭：（獨自思考，轉身奔向厨房）媽，媽！我爹怎么還沒回來？

秀蘭母：是呀，你爹要木鋸怎么還不回來。

〔常守柱進來。〕

常秀蘭：爹要木鋸回來了？

常守柱：（不語）

常秀蘭：剛才的事你想的怎样了？

常守柱：（不語）

常秀蘭：爹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入了高級社一定比現在強！你不要光看那兩匹馬作价归公了，高級社的好处一百匹馬也換不來呀！

常守柱：（不語）

秀蘭母：你倒說話呀！是搬哪，還是入哇？

常守柱：呆着你的吧！

秀蘭母：那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哪？一会还等你評馬去呢！

常守柱：（不語）

常秀蘭：看爹这样还是想要搬哪！那好吧，搬就搬吧，反正那早晚也有高級社。

秀蘭母：（一驚）啊？！（蘭暗示母，二人會意地）

常秀蘭：爹，真打定主意要搬家，我就去找几个人來幫幫忙。

秀蘭母：（故意地）孩子多找些人來。（蘭于欲下）

常守柱：你快回來吧！

常秀蘭：幹什麼？爹！

常守柱：唉，（毅然地）入社！

常秀蘭：（驚喜）真的？

常守柱：嗯。（蘭歡欣地跑下）

秀蘭母：（滿意地）看看，早晚还不是走這條道。

〔母進廚房。常出外到馬槽前，解開馬繮繩。小馬叫，常打個咳聲。又把馬繮繩繫上，走進屋坐下。母出。〕

秀蘭母：怎麼，這麼快就評完了？

常守柱：沒去。

秀蘭母：我說你这是怎麼了？三心二意的。

常守柱：呆着你的，你跟着咯噠什麼？

秀蘭母：那你就別入了？

常守柱：剛才我一解繮繩，听小洋馬一叫，心里冷丁又翻個個。

秀蘭母：你當我不心疼呢，一把草一把料地喂，當初那兩四馬一牽到社去，我一天就像沒着落似的；可你剛才沒听王策說嘛，馬匹要作價歸了公，能擴大生產，家家富裕，人人有活干；就拿我說吧，還能當個媒婆呢，就

沒你干的活啦？

常守柱：看你那个样，走道都上喘，你能干个屁！就打你能看孩子，一天才能挣几个分？就打我能喂馬，还能挣过小年青們嗎？

秀蘭母：你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？

〔這時，崔寶華邊喊邊上。〕

崔寶華：爺們，爺們！我來幫你牽馬來了。

常守柱：先別讓他牽，就說我沒在家。（常急忙躲進廚房裏。

崔寶華上）

崔寶華：爺們，我來牽你小洋馬來了。

秀蘭母：寶華，你大爺他沒在家呀。

崔寶華：這沒什麼关系，剛才秀蘭在会上都說了，說我大爺自願入社。我看就牽走吧。（欲往外走）

秀蘭母：那可不行啊，等你大爺回來，……

崔寶華：（歡喜地）他什麼時候回來呀？

秀蘭母：一會就該回來了。

崔寶華：那好，咱就等他一會。

秀蘭母：唉，寶華，可說不上他什麼時候回來呀！

崔寶華：好，那我就等着他，什麼時候回來，就什麼時候走。（一屁股坐在炕裏）

秀蘭母：（心裏着急地）寶華，你有要緊事就去办吧！

崔寶華：要緊事？咱們這是成立高級社，走向社会主义，還有比這要緊的呀！（此刻，屋裏響了一下，母一聲又鎮靜了）

秀蘭母：這死貓，它就沒个老实時候。

崔寶華：大娘，到了社会主义那就更美了！就說你这屋吧，

到那时候安上个大灯；你現在这是喇叭，將來換上收音机，这么一擰，嘩一下子都來了，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莫斯科，願听哪就听哪。告訴你說吧，將來咱們社得使拖拉机、播种机、收割机、脱谷机、火油机，哎，那家伙，汽車，还有……真的……什么……啊，那个……打的打拉的拉，粮食堆成堆垛成垛，大娘，真是吃不窮，穿不窮！就拿我說吧，將來我就不是赶車了，我要赶拖拉……不，是开拖拉机。哼，再当上个生產模範，相片在报纸上一登，嗨，全國聞名，大娘，你說我还愁找不着对象！（這時，厨房響起打碗聲）

秀蘭母：这死猫，真該打！

〔寶華等急啦，已經知道常守柱在裏邊。〕

崔宝華：大娘，到了社会主义，把耗子拿的光光的，你那猫也用不着养了。

秀蘭母：孩子，你別高兴起來就沒完了，快走吧。

崔宝華：大娘，我在这犯什么忌諱嗎？

秀蘭母：不是，我尋思你怪忙的，你大爺一会回來告訴他去就是了。

崔宝華：（斜眼瞅瞅厨房）好，咱們走。（走到門跟前，靈機一動，計上心來，剛一開門，又關上，大聲地）唉，大娘，大娘！誰牽你小洋馬呢！

秀蘭母：誰呀？

〔常急從厨房出。〕

常守柱：誰來牽馬？……

崔宝華：沒誰，爺們！我約摸你在这呢嘛。沒什麼，沒人牽。你那个寶貝疙瘩。